

梅亭四六標準

共一廿二

合廿冊

庫文閣内			
函	架	特四十二類 一七四二號 一九冊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742	
冊數	19 ( 11 )		
函號	四	3	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

安撫 帥守附

賀衛參政除江西帥 徑

新官城書藏

九重圖任起東府之元勳十乘申咨撫南昌之故  
郡慕熱棠之未翦紛騎竹以爭迎四履驩然重臨  
幸甚恭惟某官智仁且勇直大而方崑山片玉之  
挺生天寧無意虎丘一輪之未滿公亦何心然夷  
狄之間寇公與兒童之誦君實是關國體難久家  
居與我處畎畝之中只成歸潔使人得湖山之外  
盍尉去思宜煩熊旂犀節之嚴更借鶴嶺鳶峯之

重軍民雷動共欣吾父之重來道路風傳仍喜我  
公之未老凡自卯至酉之交說蓋先庚後甲之素  
孚善人七年流秋殺春生之惠長天一色洗星移  
物換之悲昔黃霸之於潁川及馬惣之於鄆鎮雖  
云再泣詎足並言蓋申命宅南之咨乃歸公于東  
之漸魁台齊色益足光牛斗之墟霖雨思賢會即  
騎尾箕而上某一違材館四候觀臺造舟為梁鬢  
已蓬於灑灑頰荷戈與袂骨幾藁於褒斜難爭汗馬  
之功徑返屠羊之肆忽聞閣禮樂之有帥喜至捲  
詩書而欲狂偶見苦於小兒未得詣於大府下榻  
而延孺子詎敢希舊物之收踵門而告丈公惟當  
致新甿之敬

賀任樞密除福建帥

希夷

元老得閑价藩出牧道古今而譽盛德既將相之  
兼資至將相而歸故鄉在古今而有幾適觀全德  
足立懦夫恭惟某官輔世真儒爽邦良弼春風沂  
水夙卑游夏之淵源界雪岷山更陋卿雲之河漢  
早克勤於小物晚服在於大僚非仁義莫陳於前  
有謀猷乃順於外雖風霆不顯流形之迹然天地  
能知體國之心 兵數年拓地萬里疇若子采方

當顯面以正槐民具爾瞻何遽剖符而分竹拂衣  
勇甚懷綬忻然問之往來皆云昔疾而今愈決於  
去就足窺衆醉而獨醒爲之兆兆足行莫而發發  
必中全閩鄉部祕殿政塗尋某丘童子之釣遊聽  
去時兒女之笳鼓所貴於天下士者動靜不失其  
光明豈不誠大丈夫哉進退一歸於禮義不負所  
學是在我公林下有人少伴越地禽魚之樂橘中  
未老尚見商山鴻鵠之飛某夙累公知敬爲國賀  
江空而歲年晚載歌百年幾見之詩水煩而鱗介  
勞更致列城一陶之請

代曹安撫賀衛參帥

臣

疇咨舊弼出牧价藩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  
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前茅甫臨全楚底豫恭惟  
某官洪深而肅括明允而篤誠魁下三台付榮進  
於素定曾中五色補造化而不言由兩地以養恬  
爲二天而出守辰猷定命聯漢殿以通班甲令著  
忠盡衡山而賜履玉麟訢合竹馬驩迎令湘安流  
使嶽修貢政平訟理而無愁嘆聊寬南顧之宵衣  
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即後東歸之晝繡某濫揚前  
批幸及戍瓜以望君如歲之心願言叱馭然用汝

作霖之命猶恐追鋒

賀廣西管漕

湛

除靜江帥

代衛參帥作

寓班東觀宅牧南郊一道熟於馳驅不勤易地五  
筦資其節制何止觀風恭惟某官器諳浚明風猷  
凝邵自望郎而襍被進退可觀由膚使而褰帷光  
華益遠尋領將輸之寄益高澄按之功帝謀帥之  
惟難公撫封而少駐英英桂林之伯願懋膚功渺  
渺洞庭之波尚資餘潤某濫承嘉惠竊倚德鄰湘  
水安流正藉戈舡之重夜郎爲徵敢忘銅柱之威

賀夔路徐安撫除瀘帥

瑄

西漢奏功東川徙鎮占一星之入蜀謂合遄歸不  
五月而渡瀘却疑采入賢勞何憚聖眷惟深恭惟  
某官胸湛明冰膽韜古劔意匠淡經營之表凡馬  
坐空才刃游肯綮之間全牛立解入朝屬爾乞郡  
翩然漢水爲池民無愁嘆巫山猶錦使有光華雲  
出無心且聊爾陽臺之下春行有脚又移之棘道  
之間若時江陽實雄益部地望隆重視古元侯民  
俗恬熙爲今道院然天大地大自足着鵬鷗之游  
何月更歲更獨不出魚鳧之國殆欲紓憂於西顧  
即觀錫命以東歸某越在師行無由旅賀轅下甚

安於局促狹中敢累於提檠不進不休聞又綴鷄  
書之末載飢載渴但願從魚服之歸庶因青簾白  
舫之回一見紅旆碧油而去

賀徐漕除東路安撫

瑄

升班延閣就鎮价藩耀東壁之圖書光干列宿控  
西陵之門戶專在三巴無改舍易轍之勞有弭節  
建牙之寵用賢如此通國驩然恭惟某官得天委  
和與月爭皎一時歐范共推無黨之雄文千載于  
張終愧有功之陰德甫更再轉亟取一麾化行江  
漢之未幾名震京師而難掩周爰咨度遠有光華

白帝城高符節久煩於兼領烏孫國亂藩籬有貴  
於預防就煩使指之膏專總帥連之重肆加內祕  
益壯中權不十日而至長安漸試魏延之策命一  
將以向宛洛將圖葛亮之功諒飽巖排峽束之詩  
合勒地闢天開之頌某絕無操挾獨辱知憐頃徒  
據地以承顏聞亦爲天而啓齒實不知師德之薦  
遂有缺君房之書諒姑充賦於公車豈欲收恩於  
私室待李生者何道豈當求益於速成知徐公之  
有常定不昨取而今捨

通湖南安撫曾參政

從龍

任武岡倅作

望魁台之下以隔師門趨翼軫之旁今依帥閫肅  
馳函於籤府嗣歛版於轅門恭惟某官氣擊扶搖  
曾藏磅礴學粹然而出正文卓爾以不羣榮進負  
素定之科溫飽非平生之志蓋中興狀頭之盛三  
十有三百大節終身而觀幾年無幾獨凜凜梅溪  
之氣槩與英英無垢之風標民鮮舉之公其人也  
不然既登兩地之峻何至非能一日之安春容東  
海之濱殫盡南陔之孝三年過隙謂當宣文德之  
麻十乘啓行顧使分武安之竹洞庭九州之大詎  
止价藩衡山千里而遙是爲岳牧暫借傳品之兩  
略行湘水之春無回旋不足之疑見塊北無垠之  
大對半夜之問亟遄宣室之歸反九章之騷即報  
脩門之入惟公懋德相我受民其甘以迂愚老於  
廢棄誨諸生於館下以冗見治試別駕之治中無  
材可展然都梁之斗壘固全楚之井疆自昔非螃  
蟹之鄉詎容置倅比年更虺蜮之警浪轉爲丞茲  
載忻而載奔幸受容而受察門生不知恩非人也  
竊自矜柳子之窮相國求余文知我哉何敢學韓  
公之傲

通興元楊安撫

九鼎

任武岡倅

隨帥幙於西滇濫綴賓僚之末望將壇於南鄭遙  
依節制之尊姓名難摸於暗中牋記盍馳於麾下  
伏念某嶽崎半世拓落一官口耳止數寸之間淺  
哉學問頭顱入四十之後荒矣功名亦欲守山澤  
之懼又恐俱草木之腐昨獻公車之牘謾投光範  
之書大鈞塊北而無垠曷嘗遐弃小技卷曲而不  
中自欲卷懷適會文翁留再剖之符復令王陽叱  
九折之馭沐浴而戒行李極知見笑於大方蹉跎  
而效小忠亦欲少酬於知己然乏蚍蜉蟻子之援  
而落魚鳧蠹叢之邦繞樹淒然託根何所恭惟某

官肝膽一劔精神五兵攬轡登車湘水詠揚憑之  
德輕裘緩帶峴山留叔子之名既思鱸以歸吳忽  
乘輶而諭蜀天旋夔峽良費馳驅地重秦關徑煩  
彈壓况是四郊之多畜聖尤須千里以折衝遠其慮  
以圖非常之功積其力以俟可乘之隙公固有志  
於世世寧無望於公惟無敵知儒者之真則可大  
皆賢人之業尚念其貌無操挾全蹈踈庸仰天漢  
之高相國方追於國士思月湖之所與中郎或  
識其典刑

通湖南曹安撫

彥約



截江而屹廬山仰高有日披雲而覩衡嶽拜下可  
期藐然縣椽之抗塵昉此帥連之隸役事有稽於  
故實書足達其姓名敢以畸涼隄之耦儷恭惟某  
官風猷明浚天韻崇竑自其不卑小官於州縣之  
時已知將降大任爲社稷之哭曩者恢復之役事  
有至難茲歟倉猝之謀談何容易維時漢廣孰是  
皇華能與城以俱存尊乃勇耳使自焚之弗戢燕  
可伐歟中冒鵝鶴魚麗之行旁絕虬蟬蟻子之援  
所忠者國遑恤乎他屹然孤墉遂作百川之障只  
此一事已堪千載之垂來自重湖徧持二節人不

疑其爲驟天亦慊於未醕鋒蝟斧螳敢肆萌芽之  
怒帶牛佩犢忍違葱韭之安奏刀割然苟拚黜矣  
太守不有肯與許以爭功皇帝曰嘻盍召曹而入  
相復念鯨鯢之已戮得無鷓鴣之未安非高牙大  
纛之小留恐右粥左食之或闕仍熊羆之總帥峻  
龍馬之負圖無以我公歸兮恐須衮綉樂爲天下  
道也請被弦歌某拙不時宜窮自天賦粗識丹鉛  
之點勘安知朱墨之勾稽負米屢空爲親勉出繞  
枝自許非賢疇依然長沙不足回旋先生升矣縱  
短簿能令喜怒伊誰念之使得侍一日之間亦足

尉平生之願湖南於人不輕接何恃而來冀北之  
野無留良實非所望

通安撫衛大參涇

書生漫仕抗塵縣掾之卑卜史涓辰隸役帥連之  
下藐塵埃之簿領跂霄漢之階符斐然修辭甚矣  
犯分恭惟某官造道自得經德不回退然得聖人  
之清進則任天下之重外凌雲之未剪內偃月之  
方深去而違之十載孤舟之橫水時乎可矣一朝  
巨棟之擎天不負獨對衮衣之詩盡洗兩造吾門  
之誚入參國論出庀祠宮卒以道而屈伸初何心

於止速在外則植旗旄羅弓矢公豈此榮其功之  
銘鼎彝被弦歌士誠有望不謂聽麻於文德轉而  
分竹於武安長沙千里之平古稱清絕洞庭九州  
之大新困繹騷茲勤二三執政之行殆非尋常謀  
帥之比自天有命固已興宣室之思惟帝念功寧  
久作南邦之式暫撫湘纍之蘭芷即歸商鼎之鹽  
梅民無不獲之夫公有無窮之聞某起家素賤受  
質朱愚學不前人空守嗜書之癖飢來驅我遂生  
竊祿之饒不虞小吏之凌兢正託大鈞之塊北筮  
後造而廁下列嘗累一陶褻章服而揖上官惟當

三沐

通浙西袁安撫韶

十年幕府負公事未了之癡千里王畿隸華使周  
爰之度聊步邯鄲之故欲瞻京兆之真輒修偶儷  
之詞薄叙畸孤之迹伏念某幸惟洛誦家本唐餘  
因應而惰農遂去民而就吏昨貪近祿浪賦遠  
游歷并捫參再造魚鳧之國逾沔入渭兩經鳥鼠  
之邦偶爾得歸置之勿論茲操破釜來問大鈞辱  
令芻狗之陳更贊木牛之運幸頭見日良忻近咫  
尺之天滿腹飲河政不過斗升之水然非有方間

之苾將若為三匝之依伏遇某官器博而周材弘  
且毅無曲李以阿世言言博士之風不錮人以收  
功挺挺司徒之列徧儀旣仕具載休聲惟長安諸  
夏之原視商邑四方之極宜得翁歸之公繁仍兼  
廣漢之聰明弄印無以易堯持教使之告舜京師  
浩穰已迎刃肯綮之間侍從論思即聽復疑嚴之  
上尚念某不堪位置何足控搏效韓愈謹奉大尹  
之書非為文也慕劉向獨序馮翊之傳尚有志焉

代回臨安趙帥

師石

拜命中宸參華外府彈壓輦轂既知天邑之尊平

準京師又借月卿之重少騰歌於張趙即接武於夔龍某方聽除書欲陳慶語不虞貶損猥賜鳴謙會見九遷之榮當不賀而足

代回夔路王安撫

宗子皿

垂共工而服命躡視大常伯之班夔有國以建侯遠致故將軍之禮燁然尺擯展也千金恭惟某官殖孝端深提身凝遠建武功臣之後文獻具存正元朝士之間德音孔碩由觀風而分閫不易地以開藩睦是陳人接扮揄於西泝憐其舊日拾橡栗於東屯雖糠粃不足於鼓揚然草木實同於臭味春風披拂楸樹馨香仍飛剪穀之文見寵斲輪之老其強顏曳履有味挂冠共飲玻璃江固已蒙九里之潤俱是蓬萊守願早乘兩腋之風

代回湖南曹安撫

彦約

陞華延閣作牧价藩長沙千里之平孰主張是元戎十乘之啓實寵綏之恭惟某官抱負寬疏踐駁詳熟崇詩書閱禮樂天稟有餘羅弓矢植旂旄人疑爲晚以扶輿磅礴之地有奪攘矯虔之風哀兇鞠頽未正鯨鯢之戮烜威赫德是資虎豹之韜願疇未乃取闢之功行有使果召參之寵某緬懷先

契實托通家拙政在前乃不足乎揚之糠粃同年  
有後亦助旁而譟其鼓旗

代回夔州王帥

宗子孟

肅將使節就易帥垣號令晶明初不勤於易地圖  
書清邃果何遠於去天恭惟某官昭代通材名門  
勝士從容官牒鴈所至而有聲剖决吏文牛雖全  
而自解茲乘漢傳出護蜀門八陣縱橫久督木牛  
之運三巴䟽鑿更分銅虎之符念糠粃之在前餘  
草木之同味竹枝嘔啞敢望播揚楸樹馨香滿期  
封植用仁侯之新政慰太守之舊民愛莫助之遐  
不謂矣某無由旅賀猥沐謙撝拍爪偶然終憶飛  
鴻之泥上頭顱如此更慙神虎之門中

代回襄陽劉安撫

光祖

陞華殿左轍鎮山南千里見王雖未究獻納論思  
之益十連為帥亦可策還定安集之功邊面晏然  
上心簡在恭惟某官三代遺直一世偉人儒特立  
而獨行蓋以有益於國士任重而道遠不止獨善  
其身抗正論於經帷吐苦言於諫紙芳馨香矣流  
落久之厲時改弦令公趣駕方抱同朝之喜忽聞  
分鑰之殊休兵屯田政須元凱之規畫輕裘緩帶

會繼叔子之功名無有遐心益觀遠業某曾同臭味頗共浮沉唱白銅鞮空羨接籬之倒吟青玉案不供繡段之酬

代回史安撫

彌堅

光膺芝檢進陟松班一札細書渙絲綸之溫潤十連大國添旗幟之晶明恭惟某官世濟壯猷家傳遠業輦轂之下彈壓夙著能聲侍從之間論思益高雋軌遽厭承明之夜直出爲湘水之曉行展長沙千里之平袴襦自得鎖洞庭九州之險舟楫無虞葺葺然獠蠻囂于鼠穴勝之不武雖多殺以奚爲

綏之斯來宜習從而罔治帝嘉成績詔錫隆名東壁圖書姑暫煩於寓直南邦藩翰會趣用以遄歸某自媿望秋未遑賀夏徒以在前之糠粃荷不鄙夷其如莫報以瓊瑤止深感戢

代回徐安撫

邦憲

陞華法從作尹神臯疇若予工有渥貳卿之命徒得君重底寧千里之畿渙號旣揚師虞允穆恭惟某官靖共而正直肅括而弘深中外久於踐揚上下孚其名實太宗正之盤礴公豈曰淹少常伯之超騰人不謂早當日畿之謀帥勤天陛之掄材特

陞獻納之班俾任浩穰之寄欲粟賤追李峴少慰  
閭閻錄囚歸問不疑更光史冊某自聞先庚之令  
亟展同寅之恭材俊滿前欲譽盛德而不敢珠玉  
在側始媿先施之未能

代回潼川劉閣學

甲

出綸北闕賜履東川臣作股肱宜職五言之納王  
之喉舌游勤四國之蕃西顧既寬南圖益大恭惟  
某官清標拔俗厚德鎮浮二十四郡之無人已見  
真卿之節一千餘家之失火何勤長孺之行然使  
玉帳之輕孰借銅官之重元戎小隊聊復班石谷  
之春方國細書恐趣侍雲臺之下某久燕居息復  
鳩儻功憑飛廉以寄聲若為厚報望崦嵫而勿迫  
猶佇遄歸

代回揚州崔安撫

與之

建壽縣偃藩方欲馳於慶牘濫巾分閫何遽辱於朋  
緘一謙之光三復以愧恭惟某官氣涵天粹材應  
時需德性得南方之強文字喧西都之價仁勇充  
然於六館獨何蕃歟言行考之而一人如清河者  
羣飛方銳勇退尤高甫躋郎舍足華即領帥垣之  
寄堰橫古埭尚如召伯之棠地對長江曾擊祖生

之揖惟良刺史尚友古人使功名配於前聞則富  
貴乃其餘事某何功湘楚又守勾吳捲兩西山良  
有愧閻公之望觀梅東閣恨莫窺何遜之詩

代董侍郎回夔路丁安撫

黼

疇庸靈石改牧夔藩畫舫青簾昔固識灑灑之馬  
碧油紅旆今重認常山之蛇建牙云初滿日交慶  
恭惟某官風華俊茂天韻崇茲正色立朝有嘉猷  
則告于后抗章請外取膏澤而下諸民廣信之政  
既成承明之召宜亟適茲魚復重在麟符出幕十  
年去思未遠賜書一札易鎮收宜盧矢彤弓新元  
戎之號令白鹽赤甲壯全蜀之藩垣不俟突黔即  
膺詔紫某守邊弗績受代得歸已問檣烏頓有身  
輕之喜尚陪厦燕獲伸面賀之誠

代回畢安撫

再遇

疇庸邊閫進秩內徽宣化承流將視儀於三事定  
功保大仍作鎮於十連成渙載揚在師允吉恭惟  
某官果毅而有守沉鷲而善謀心潛濟北之一編  
材駕山西之諸將屬當敵警屢挫虜鋒鶴唳風雷  
走符堅於淝水鵝鳴雪夜擒元濟於蔡城公將策  
大漠之功上已棄單于之過戢干戈橐弓矢既放



藥州  
挑林之牛安邊境立功名真跨揚州之鶴鼎來恩  
綽晉錫師麾英節麟符勉徇借留之請神旗豹尾  
佇聞入衛之榮某拘以綴班闕於馳慶十部從事  
慚無瓊玖之酬千里折衝願體冕旒之眷

二十一卷終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二

總領

賀牛都大除總領

大年

元藥州作

結知宸宸改領餉臺千里餽糧有飢孰堪將指六  
計以廉爲本疇可易公成命風馳驩聲雷動恭惟  
某官弘深而肅括忠肅而篤誠爲淮海維揚之後  
人得伊洛入河之宗派仁爲己任此心即禹稷之  
心謹厥身修所學皆孔周之學安行塗轍動中和  
鑿名旣震于京師才合居於給諫行行且止避御  
史已播流聞皇皇者華遣使臣乃煩咨度茗駿之

登既羨槐龍之對可占留肅相於閔中且專餉事  
任武侯於渭上式敏戎公然劔閣雖曰崢嶸而崔  
嵬而益州實資疲敝之危急舐糠何止於及米放  
手寧恤於傷葵人知罪歲之徒然天遣福星之臨  
止序諸侯之上暫借重於王人折千里之衝即遄  
歸於政地某比緣井改益資困窮雖飲冰食蘖以  
自將然求牧與芻之未獲置郵傳命喜聞君子之  
得輿升斗踈恩庶免波臣之涸轍其為忻擇罔既  
敷宣

賀黃運使除總領申

內躋郎省外總餉臺西賓出幕之十年遂專主席  
東漕下車之三月盡總賦輿人歆錫命之蕃上恨  
用公之晚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業履端溫言行夙  
擇乎中庸名實久孚於上下頃歲紅巾之變折衝  
白刃之間數進忠規刈葵惟恐其放手縱無恩澤  
徙薪豈下於焦頭共推江夏之無雙再試潁川之  
第一維駒維騏維駱暫紆苞栩之飛如熊如羆如  
貔孰飽樵蘇之爨帝咨衆望僉曰公宜王人下視  
於諸侯有嚴天節郎官上應於列宿肯歷土山政  
令先庚而已孚軍民旁午以相賀田里愁恨嘆息

久已周知財貨本末源流尤皆宿講皮不存則毛  
將安傳唇既亡則齒得無寒欲兵食兼足之沛然  
在制閫同心而已爾既無間越秦之肥瘠何難圖  
韓范之功名某百無一能億或屢中頃進總領甚  
稱之語蓋在咨諏周爰之初茲聆除目之頒豈勝  
頓足之喜惟榮之歲租無五千斛而使所月解近  
七萬緡昨賴管前抱賣之贏用補大科帶補之欠  
近困井仙之後難施箕歛之苛在小郡官兵既多  
空腸而大司符移尚理虛額巧但施於有麩窮莫  
甚於無錐與物爲春望公如歲今夕飲者恩明日

按者法正累故人觀察急於賦刺史私於民願哀  
老子

賀楊總領九鼎

升賢九列總賦兩川無踰老臣久望甲寅之報啟  
有成命足寬庚癸之憂除目一傳滿口交慶恭惟  
某官資弘且毅器博而周解十二牛而有餘才固  
高於一卅繫千駟馬而弗視氣亦蓋於諸公天使  
之爲入蜀之星人以此卜擒胡之月知彼知己漢  
中方務於養民擒賊擒王許下幾爲之避地徒緣  
食乏遂致師還皇欲我公身任此事爰峻上卿之

拜俾專計相之權金掌月升光無不燭玉關夜閉  
守或有餘聊寬西顧之憂即聽東歸之命某聳聞  
出綽竊喜得輿敢問遲之遲長恐遭羣吠之恠可  
以速則速幸即遄四牡之驅

通四川王總領

鉉

代董制帥

企郎宿之周天夙瞻景耀望使星於蜀野行挹餘  
光同是天涯莫非王事欲捺方寸之惘可無咫尺  
之書恭惟某官器度崇宏典刑炳蔚江左風流之  
後代不乏人襄陽耆舊之家世濟其美恬於再轉  
翩若一麾日近長安謂即登於金馬天通蜀道又

出護於木牛惟關中餽餉之功實海內安危之本  
樵蘇後爨今多宿飽之師弩矢前驅古有晝行之  
羨行詠勞還之四牡佇觀趣侍於六飛某起家單  
平蒙恩優渥立朝已濫况塵六典之卿試郡猶慙  
輒冒十連之帥躊躇四顧冒昧一來惟方國奉十  
行之書妄希宣布諒王人序諸侯之上亦願將明

代回趙總領

不憐

餉師天塹晉秩月卿峙乃糗糧坐給列屯之衆厲  
以爵祿宜登九州之命恭惟某官育德忱恂揆材  
膚敏方公私之積可哀痛孰與阜通顧財貨之出

有源流當加斟酌昔年而變千里無飢載疇流馬  
之功宜進執羔之寵某阻陪賀旅先辱撓謙鄉不  
同乎已升華於元冕公歸無所會加畀於繡裳

代董帥回揚總御交割

榮駕駟車端開犀印卿士惟月班通河海之間軍  
聲如雷驩溢關山之外恭惟某官材弘且毅器博  
而周運斤成風解全牛於四顧策轡奔電洗凡馬  
而一空皇咨分閩之勲命亞執珪之位合東西而  
瞻使節共稱總賦之有人分南北而立王庭何患  
擒胡之無日亟觀合爵佇即歸班某有幸為寮又  
將邀福百里九十正倚同舟共濟之功一日三秋  
願叱負弩前驅之效

代回趙總領不憚

祥刑訓夏深愧曠官事典司冬猥令率屬冒恩有  
覲竊茫知歸恭惟某官給餽上流簡知中宸樵蘇  
宿飽知調度之賢勞袞繡書行佇詔書之趣覲有  
華餘潤且及陳人某度其夕陽宜於野服猶曳鄭  
崇之履小立斯須行巾元亮之車又奚惆悵

代回四川陳總領咸

陞卿九農給餉四蜀事權增重光弩矢之前驅氣

色益明飽樵蘇之後爨恭惟某官學宗洙泗秀稟  
岷峨介然忠勤屹立江流之砥見於調度傍流地  
上之錢致詳慮於講解之餘定經制於裁節之內  
粟塞其庾已成未乃取闢之功印弄於庭宜有無  
以易堯之命庸進執羔之寵以彰流馬之勞正觀  
游刃之若新何慮強弩之已末某儻功愒日得謝  
為期取御史於九卿之中行觀更迭序王人於諸  
侯之上願立斯頌

代回湖廣趙總領彥楮

壽庸外府進位上卿禮樂光華既茂明於調度貨  
財平準茲益重於青權除目一盼輿言胥穆恭惟  
其官持心信厚臨事浚明恭懿篤誠繼高陽之六  
子切磋磨琢蹈衛國之武公揚歷彌深聲華甚茂  
茲肅將於使拍俾總視於軍儲曾不淹時已聞奏  
最爰進四大夫之祿仍幹半天下之贏是亦平遷  
行有峻擢某未繇旅賀例辱巽棧卿不同乎已陞  
華於元冕公歸無所會加寵於繡裳

代回湖北錢總領文子

自違貝闕寢遠珠庭迹雖遠於行藏心實馳於賢  
德恭惟某官材全而業鉅學廣而聞多鞭霆駕風

已上蓬萊之島捫參歷井遽登蜀道之天飛芻漏  
給於列屯叱馭不辭於九折成功者去盍歸乎來  
惟是洞庭彭蠡之間實接夜郎牂牁之徼少湏澄  
按庶免繹騷當飢饉師旅之餘民亦勞止在諮諏  
詢度之事公優爲之顧恐詔溫不容席煖某腰黃  
無補頭白思歸竊笑文章良感雙魚之遺光華禮  
樂願端四牡之驅遷召新榮眷委庸敬不敢煩瀆  
併幸照知

代回淮西趙總鄉不憊

陸卿九扈給餽列屯人白日邊恩榮畫錦之遣錢

流地上師有宿飽之期下車云初載路相慶恭惟  
某官直溫而肅括明敏而䟽通早練達於民庸洞  
講明於邦計懋轉輸之績飛不盡翰持經濟之材  
翔而後集屬邊防之小定惟糧道之孔艱爰與前  
席之思久不見賈復念弄印而授無以易堯庸䟽  
執羔之榮俾專流馬之運序王人於諸侯之上姑  
驅馳數月之間求宰相於宗室之中會凌厲九人  
之後某託交惟舊話別方新闖伺眦龜正欲致燕  
雀之賀勤渠專騎乃先辱鯉魚之書徒華巾笥之  
藏莫遂簪楮之報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二





